

我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走上它的第30个年头了!对于别人来说,文学馆可能要从1985年正式成立之日算起;而对于我来说,无论是重读研究生直至毕业或参加文学馆的筹备,都要从1981年开始纪事。这是我的文学记忆深刻之年。1981年3月,巴金在香港和北京先后发表了《创作回忆录》之十一,提出了建立文学馆的倡议。查他的晚年巨作《随想录》,有两篇题目仿佛李生的散文即《现代文学资料馆》和《再说现代文学馆》,第一篇便是最初建议,后一篇是稍后的推动,可见他对此事的关切、用心之坚之勤。同月稍后,茅盾逝世,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国作协主席职位。不久,作协主席团接受巴老提议,组建了名至实归的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这年年底,我作协报到,罗苏直接与我谈分配,安排到筹备中的现代文学馆工作。巴金和现代作家的事情天然地与我发生了关联。这一“关联”便像眨了一下眼睛,30年过去了。

文学馆的筹备,起始于北京城内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文科第一院)北面的“五四广场”,当时恢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就在那里的“地震棚”办公。文学馆筹备小组的房子挨着司机班,因陋就简,一无所有。组里已有三人:李枫,从空军宣传部门调来,做作协副秘书长,筹备组长是兼任,嗜读杂书如命。王乃瑾,是参加过国庆大典前第一次文代会的进城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曹琳,50年代的老同志,兢兢业业有实际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里,开过几次筹委会。九位委员都有幸见过;巴金在上海,冰心年事已高,都是有后见的,且不是见一次两次;其他的曹禹、严文井、唐棣、王瑶、冯牧、张恨都在会上见到;罗苏是主任委员,由他这个与巴金长期在上海共事的评论家来主持此事,真是天造地设一般的适宜。我是列席兼管一点会务。那时筹备工作的重心是选馆址,找房子。李枫无事让我干,就天天动员我去图书馆看书写作。记得隔几天就传来消息,说谁谁谁给找了什么地方了,过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再过几天又叫人兴奋了,说是古庙潭柘寺如何,可惜太远一点;颐和园藻鉴堂怎样,该多古雅、多幽静,但领导们勘察回来太小了,不够用。一年过去,没有能落实,巴老才写了后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说88岁的叶圣陶已写好了馆牌,就不知道挂在哪里才好。最后找到了西三环路畔(当时刚在铺路)的万寿寺西院,就是我们做了15年临时馆舍的地方。找着万寿寺真不易。这本是京郊的大庙,清代几朝皇帝在此替母亲做过寿,皇家西出城墙去圆明园、颐和园的时候,历来作为小行宫打尖使用。所以西院的第五进“后照楼”,因住过慈禧了,俗称为“梳妆楼”。西院前后共六进,一直是“总政”歌舞团在那里驻扎,现在由胡乔木替巴金“化缘”,难于迁出也要迁出,那方面请杨尚昆打通,北京市方面找白介夫支持(属于暂借北京的),这才扫清了障碍,确定了我们的落脚之处。

文学馆刚入万寿寺西院,起先只占后面的两进,门也在后面开的。前面的四进很晚才交到手,这段时间真是捉襟见肘。冯振山是作协办公室主任的干部,他调来后建立起保卫制度。可一共也没有几个男的,到夜里我无数次一个人值班住在黑

洞洞的院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瞪着第三进大殿的废墟感觉有一丝疹子。到1982年10月16日,后照楼西墙门户大开,在楼底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举行了“筹备处”成立仪式。现在看我手头的照片,可见当日团团围坐的胡乔木、周扬、曹禹、艾青、贺敬之、罗荪、唐棣、王瑶、朱子奇等人。我任记录坐在一侧。发言时,大作家们都说是我们现代作家的新家呢,这个地方传统建筑风格很好啊,现代文学虽受外国文学影响但仍具有中国民族气派,与此很相称等等,纷纷表示满意。最后由胡乔木挂上了一块写字的牌子,上有“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处”的字样,标志着临时馆址的正式确立。

文学馆真正是白手起家,接下来花去两年多时间用来修缮古建筑,初步征集、购置现代文学的一部分旧书、旧期刊。馆内初建的图书大库所藏旧版本书籍,是以“文革”前原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的珍贵藏书为基础的。这些书与文化部、文联的图书在“文革”期间被“革命”了,混杂在一处,交涉归还费了好大的力气,而且由于某些书籍的实际归属存疑,许多明明是作协的书都没有物归原主,十分可惜。这期间我们创立了作家捐赠书籍、手稿、书信、实物,不打散而单独成立以该作家命名的“文库”制度,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征集方式(作家的实物如书桌书橱、文房四宝等,都是用此名义收集的,后来部分出国去参展过)。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间,开始举办茅盾、老舍的生涯展,这项服务于广大读者的文学普及形式,成为我们日后的主要业务内容。这时的具体领导成员除罗荪、李枫之外,又增添了杨犁。杨犁后来做了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这三位和全体筹委会成员,现在都已辞世,他们对文学馆是有很大功绩的。

到了1985年初,文学馆具备了开馆的条件。当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了成立的消息。3月26日这天,文学馆的发起人、名誉馆长巴金亲自来自京主持了开馆典礼。文学馆是巴老的一个理想。他有许多理想,这个晚年的理想终于在他手里实现了。当他从上海赶来,坐着轮椅进入万寿寺西院第六进大悲坛的礼堂时,他是欣慰的。参加典礼的二百多位现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连胡风这样复出后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作家也来了。王蒙、巴金、胡乔木先后致辞。在大门终于挂上了叶圣老在目光成双影的情况下书写的馆牌。数天后,4月4日,巴金为了见全馆人员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一进门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交代这是来京后得到的稿费现金。并宣布,在已捐出15万元(不要忘记这是有“万元户”称呼的1985年)的基础上,今后将把自己的每一笔稿费,无论多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全部作为文学馆的基金捐出。记得那天他还参观了“文库”,包括他的“巴金文库”。他赠给馆里的自己著作(包括《家》等代表作)的世界各国译本)都是他一本一本从上海寓所的书架亲自挑选、包好寄出的,许多都重新题签,说明书的来历和版本的特殊性质等。还有大量的现代作家送他的签名本,如鲁迅赠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仅印77本,国内赠送10本,给我们的这本,上有鲁迅亲题的第7本的“七”字。另有鲁迅、

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一函六册,当年只印100部,这是送巴金的第94部,上面有鲁迅、郑振铎的签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笔迹也是鲁迅的。如今这都是极富文物价值的镇馆之宝了。这次参观后,巴金继续赠书,甚至因事必躬亲,不要李小林等的协助,他还摔了一次。现在馆里他“文库”所藏共八千册珍贵书刊,还不算他以后赠的书信、手稿等。从这次来京参加文学馆开馆后,巴金便再也没有能到北京来过。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望文学馆了,尽管他的关怀在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一刻停止过。

回忆老馆草创时期,充满了艰辛。文学馆的领导年龄有些偏大,造成交接周期较短。杨犁有夺回失去时间的那股子劲儿,顶真、严厉,处处身体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见巴老、赵清荫、赵家璧、魏绍昌,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虽然巴老再三招呼要把他的车子让我们坐。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招待所房子里,杨犁坚持与我两人一室。后来任命了副馆长刘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杨、刘两位离休,李準为第二任馆长,舒乙任常务副馆长,我做副馆长。后加上周明副馆长来馆,舒乙已是第三任馆长了。其时巴老反复交代,趁许多老作家还健在,抢救资料是工作重点。我们就是按此方针办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冰心、萧乾最操心文学馆的事,一幅字画、一枚奖章、一块碑石地把东西送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萧三、张天翼、周扬、吴组缃等生前或身后的捐献最为丰富。茅盾《子夜》的手稿,闻一多失而复得的《(九歌)古歌舞剧愚解》手稿,价值连城。《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有的是十易其稿写出的。尤其是许地山为编梵文字典所抄写的八万张卡片,岂止“等身”,摆起来竟可有5米多高!还有海外李辉英留下遗嘱给了我们全部藏书。林海音将他们夫妇办的纯文学出版社的全部书籍,一套家族十几个作家林林总总的作品都赠送了一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不远万里送来老舍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教汉语的16盘灵风中文留声机片,这是中国作家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声音。翻译家高莽的作家画也很有特点,每一幅都有当事人的题款,随着越来越多老一代文人的离世,弥足珍贵。我们在那十几年里还尽可能地给作家拍照、录像、录音。我本人就参加过文学馆一天之内按沙汀访问冰心、访问吴组缃的顺序,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朗润园拍摄的全过程,至今难以忘怀。我读过孙犁晚年的散文,那里清楚地记载着文学馆女工作人员冬日访他,并替他录音的场面。到了上世纪末,文学馆的专业图书已藏13万册,文库30多个,算是初具规模了。

那时的物质条件差,但大家的精神面貌丝毫不差。我们在搜集现代文学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学教育、普及活动。如没有展览厅,就与附近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等联合举办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萧乾、胡风、阳翰笙、沙汀和艾芜、陈白尘、臧克家等十四五个著名作家的生平创作展。开过青年学者参加的第一届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此会条件差到代表就在“庙”里住宿,每顿饭步行到紫竹院的一个饭铺去吃,但是现在全国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学科带头

人,回忆起这次“盛会”还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们不顾自己的经费不足,毅然接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一期补贴五千元到后来陆续补贴,到作家出版社补贴。25个年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忘记与杨犁到北大镜春园王瑶先生寓所去谈刊物的情景。我们还举办过小型多样的学术活动,发挥我们馆的部分民间弹性,把一些别人不便纪念的作家的会议,放到馆里来开。比如在“胡风集团”或一些敏感问题未彻底解决前,举办过胡风、路翎、聂绀弩的学术研讨活动。我们请过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到馆。我们在北京最早举办学术普及讲演。那时的周末,馆里小礼堂经常被从通县赶来听讲的热情听众挤得爆满。文学馆的星期讲坛一直延续到新馆,一度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很有些气侯的。

这样,文学馆在万寿寺办了15年。我们对院子里的楼阁、游廊、古树、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它。这是为了文学馆的明天。因古建筑再好,是要退回文物部门的,而且它有千条优点却有一条缺陷,即难于进行现代化的资料收藏、利用和展示。还是巴老及时为文学馆铺路,他和冰心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致函,要求择地另建新馆。这个新馆从一片菜地变成今日充满现代民族气派的馆舍,馆里和作协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是无法估量的。2000年10月,我们搬进了明亮有朝气的现代文学馆。文学馆浓厚的环境、多彩的藏品、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北京也属首先引入“志愿人员”的单位),展览、讲演都上了新的台阶,处处展现出芍药居馆的全新面貌。仅是我国著名新文学藏书家唐棣先生的五万册极珍贵书籍的入藏(经与全国兄弟馆的竞争才获得),就是一桩大事件。由于文学馆成立较迟,我们在旧版本书和旧期刊这两项的收藏上尽管管下了大力气,仍是不能尽如人意。直到“唐棣文库”与新馆同时建立,才标志了现代文学馆1949年前书刊收藏的大体齐全,可以无愧于后人了。

30年的文学馆历史几乎就是我的半生,但是它的道路要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宽敞得多。新世纪的10年里,在第四任馆长陈建功的带领下,有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副馆长周吉宜各位的辅佐,全馆给力,文学馆又跨上了新的里程。除了收藏的进一步充实,对藏品的利用更加扩大,60年“当代文学”的收集资料任务也已摆在面前,第二期繁巨的馆舍建筑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宣告完成。对这一阶段我的描述虽不能提供更详细的细节,但看到馆里的展览布置一新,藏品目录和画集陆续出版,文学活动不断举行,这个作家和读者的“家”更加温馨,我的兴奋也是不可言表的。现在又迎来了第五任馆领导的时期,学者兼作家的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到任,年轻化、专业化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是显然的。就以我长期从事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一学术刊物而言,从季刊到双月刊曾经走过怎样漫长的道路,今年,它决定要改为月刊了。这似我象征了,预示了文学馆的远大前景。任何有生命力的事业都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文学馆这个巴金等文学前辈所开创的事业正在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文学馆已经不是孩童,它的举步将更加沉稳、坚实、成熟。文学馆你任重而道远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版致读者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现在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都是有差异的。

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晋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学者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

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

我们殷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

吴义勤 温儒敏
2010年11月27日



超越刊物本身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会纪要

2010年12月15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308会议室内却是暖意融融,严家炎、张炯、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王信、刘勇、孙郁、白桦、雷达、胡平、孟繁华、吴思敬、王培元、李今、施战军等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一届编委会、编委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改版工作正式完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也是教育部CSSCI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从1979年创刊以来就以高质量、高品位在学术界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但发表了大量重量级的研究成果,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文学学者,其学术影响遍及海内外。但长期以来,因为机制、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刊物容量有限,不能满足中国现代文学界实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形势,把刊物办得更好,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作家协会批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决定由2011年起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进行改版,改版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由原来的双月刊一年出版6期,改为单月刊一年出版12期,改刊后刊物的版式和页码、定价均不变,刊物容量将由此扩大一倍。

二是扩大刊物论文的发表范围,由原先以发表现代文学研究论文为主,扩大为发表所有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真正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边界,力争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高端平台。

三是重组编委会。新一届编委会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共同担任主编,编委会在保留原现代文学学者的基础上增加了众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评论家,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大融合。张炯、洪子诚、陈思和、丁帆等当代文学界的重要学者首次进入编委会出任顾问和编委等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方面的编审力量。

四是改进编辑和审稿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原先执行编委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步推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以保持刊物的质量和学术品位。

编委会上,编委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改版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严家炎用“兴奋”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认为过去“现代文学”的说法并不准确,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提法,“现代文学”的边界应该涵盖近代、现代、当代120年,现代文学完全可以指称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到当前的文学。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张炯等均对此表示赞同。张炯特别提到了当代作家评论的写作以及当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问题,钱理群特别提到了如何进一步发挥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如何培养青年学者的问题。编委们一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改版是一个超越了刊物本身的重大事件,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学术发展上都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刊物用稿范围扩大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学科由分割开始走向真正融合的问题。

编委会上,主编温儒敏特别谈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学术传统,谈到了如何在改版后继续保持老一辈学者开创的“持重”风格的问题。许多编委也对如何在保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个性的同时增强刊物的现实感、增强编辑的主动性和组织性、增强介入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能力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对刊物的栏目设置、选题策划、评审制度以及青年学者的培养等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委员会

(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 主 编:吴义勤 温儒敏
副主编:刘 勇 傅光明(常务)
顾 问:丁景唐 王 信 严家炎 张 炯 樊 骏
编 委:丁 帆 王中忱 王培元 王富仁 白 桦 刘 纳 刘 勇 刘慧英 孙 郁 李 今 李敬泽 吴义勤 吴思敬 吴福辉 张中良 张志忠 陈思和 陈晓明 於可训 孟繁华 洪子诚 胡 平 施战军 钱理群 高远东 阎昌明 程光炜 傅光明 温儒敏 蓝棣之 雷 达 解志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目录

《丛刊》改版致读者	吴义勤 温儒敏
文学史研究	
新文学略说	林庚著 潘建国整理
元气淋漓的“新文学之当代史”——读林庚《新文学略说》	孙玉石 吴晓东
新诗的形式美学建设与林庚的探索	江锡铨
文学翻译研究	
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	李 春
“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	王家新
奥登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	李 今
从“冒险”鲁滨孙到“中庸”鲁滨孙——林纾译介《鲁滨孙飘流记》的文化改写与融通	罗文军
《人生颂》在晚清的又一汉译及其意义	张丽华
“作为文体”的口语	彭秋芬
“自造一完全直译之文体”——刘半农的诗歌试验	张 芬
鲁迅的翻译《死魂灵》与《故事新编》的“讽刺”	李 奇
鲁迅与《药用植物》的翻译	
“十七年”文学研究	
“农民”叙事与革命、国家、历史主体性的建构	李祖德
——论“十七年”文学“农民”叙事话语及其意义	
传统非传统,现代非现代	徐 勇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时间意识	
编后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投稿邮箱:ckjbj@wxg.org.cn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目录

文学史研究		
民族国家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杨剑龙	陈海英
论现代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内部线索与呈现形态	房 伟	房 伟
生态批判:“反启蒙”与“新启蒙”的思辨	黄 林	黄 林
《李自成》:被曲解遮蔽的当代长篇小说杰作	张 柠	李秋香
重读张爱玲《色,戒》	阎浩岗	朱崇科
试论左翼启蒙派作家的“性格悲剧”	刘 畅	刘骥鹏
作家作品研究		
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	张志忠	房福贤
论王蒙:从维熙与浩然的自传写作	张 柠	许姗姗
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	张 柠	李秋香
《李自成》:被曲解遮蔽的当代长篇小说杰作	阎浩岗	朱崇科
重读张爱玲《色,戒》	刘 畅	刘骥鹏
试论左翼启蒙派作家的“性格悲剧”		
文献史料研究		
民盟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	王秀涛	刘丽霞
近代来华圣母心会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介	刘丽霞	石 娟
《啼笑因缘》缘何轰动		
综 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综述	曹万生	白 浩
书 评		
作为一种批评的“校读法”——读解志熙《考文叙事录》	屠毅力	
一部蕴含丰富学术价值的鲁迅研究著作		
——评汪卫东《百年树人:鲁迅研究论集》	王吉鹏	
编后记		